

《蜀语》与今四川南路话音系——古方言文献与当代田野调查的对应

周 及 徐, 周 岷

(1.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2.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成都 610065)

摘要:《蜀语》所记录的明代四川方言,前人认为属于四川湖广话音系。扩大范围的音系比较和新的田野调查资料证明,《蜀语》是与今四川南路话相联系的。从明到清,《蜀语》和南路话一脉相承,是四川方言的古代层次。今成渝地区的主流方言湖广话,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方言,是四川方言的后起层次。

关键词:蜀语;四川方言;南路话;湖广话

中图分类号:H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17)02-0062-08

汉语方言一旦写成汉字,大部分方言的特征就抹去了,古代汉语方言记录多数是有字无音,尤其如此。靠古文献去识别古代方言,犹如盲人摸象。所以,标写古代方音的记音文献尤其珍贵。二十三年前,四川大学的甄尚灵、张一舟两位先生发表了“《蜀语》词语的记录方式”(甄尚灵、张一舟 1992,下文简称《方式》),对明代李实《蜀语》的音系作了细致深入地研究。文章依据《蜀语》中 563 条词语/约 1100 字次的音注材料,对比《广韵》音系,分类归纳,得出《蜀语》音系的声韵调系统。两年后,张一舟先生又发表“《蜀语》音注材料分析”(张一舟 1994,下文简称《分析》),对前文的研究的方法和材料依据,作了进一步的展示和说明。本文受惠于这些研究,在此表示谢意。

汉语历史语音研究一直苦于汉字文献掩盖方音,方言语音的系统研究往往只能以现代为起点。《蜀语》以明代四川某地方言注音,甄、张二位先生又以今遂宁方言相对应,现代方言与古代方言记音文献互证,把四川方言语音史研究向前推进到距今 400 年前。对于方言现状及其历史轨迹的研究,在方法和材料上都有重要意义。

2007 年以来,笔者和所指导的研究生进行了四川方言的再调查。随着田野调查材料的积累,以及对四川明清时期历史变迁认识的深入,我们对四川方言的历史形成了新的思考。不同于以往的最主要的观点是,现代四川方言可以分为两个历史层次:湖广话(西南官话岷江以东以北部分)和南路话(西南官话岷江以西以南部分)。湖广话主要是明清以来移民带来的,南路话则是元明以前四川的土著方言的后裔。(周及徐 2012, 2013)这概括了近四百年以来四川方言变化的格局:由于元明战乱形成的四川人口空虚,湖广话自东向西置换南路话,南路话退守四川西南地区。这个新的发现,依据了方言调查和移民史两方面的资料。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方言研究”(2015-2017)

作者简介:周及徐,男,1957 年生,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史;周岷,男,1983 年生,四川成都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湖广话约相当于西南官话成渝片。参见《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 1987)。《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 2012),称之为西南官话川黔片成渝小片。

南路话包括西南官话灌赤片岷江小片,参见《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 1987)。《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 2012),称之为西南官话西蜀片岷赤小片。近年来调查发现南路话分布的区域更大,见本文。

研究方言必须要有“方言点”，即要有时间和空间都比较确定的方言材料，特别是成系统的语音材料，而不能只是文字材料。研究古今方言都应是这样。但是在汉字写就的古代文献中，成系统的方言语音资料是很难得到的。《蜀语》在语言学上的意义，就在于它的音注材料基本上可以作为汉语史上一个“方言点”的资料。

据光绪三年重修《遂宁县志》和李实自己的《蜀语序》，李实（1598 - 1676）四川遂宁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1644离乡任吴地长洲县令，明朝覆亡，次年去官，寄居吴门三十年，七十八岁卒，终身未还乡。这就很清楚，《蜀语》音系的地点是四川遂宁，时间是在1644年。李实离乡赴吴做官，此后家乡的语言一直留在他的记忆中，几十年后以此写出《蜀语》。《蜀语》的语音性质是否方言？“《蜀语》音注……可以说是利用了各种可能的手段来曲为表达读音的实际的。”“《蜀语》音注根据的具体方言点……就是遂宁当时的方言。”“《蜀语》一书是记录当时四川地区的活语言，其音注是当时口语的真实记录。”（甄尚灵、张一舟1992：28）“李氏是以自己的乡音——遂宁方音为基础注音的。”（张一舟1994：253）细读《蜀语》，我们同意他们的观点。还要补充的是：有一段与此相关的重要史实，李实离开遂宁后不久，遂宁被张献忠的军队屠城，同时四川的广大地区也遭受屠杀并陷入长期的战乱。所以，李实在吴地写成的《蜀语》，是张献忠屠遂宁以及四川战乱之前的遂宁方言。清初，在长达近100年的时间里，清政府从湖广等地区大量移民来填补四川人口的空虚，以恢复生气，世人以“湖广填四川”称之（周及徐2013）。《蜀语》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正好处在四川方言巨变的关键节点上。今遂宁市地处湖广话（即成渝话）的中心地域。今遂宁话属湖广话，与成都话音系基本相同。

综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本文要探讨的问题：《蜀语》是今湖广话的前身，还是今南路话的前身？弄清这个问题，在四川方言的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是前者，遂宁方言从明清至今没有质的变化，当地方言是逐渐演变至今的；如果是后者，四川本地方言被明清移民带来的湖广话所替换的观点，得到又一个新的证据——古代方言文献的证明。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一、《蜀语》语音系统构拟及其问题；二、从南路话看《蜀语》韵母系统；三、从新的田野调查看《蜀语》韵母系统；四、从新的田野调查看《蜀语》声母系统；五、结语。

一 《蜀语》语音系统构拟及其问题

《方式》一文中，《蜀语》音类是参照中古音系（《广韵》）的音类来归纳的，《蜀语》的构拟音则是参照今遂宁话的音值。《方式》一文指出《蜀语》声类归纳的原则：“中古分属不同声类的字，《蜀语》音注则从分……；《蜀语》音注有分有混，则以分混程度分别处理。经常分用，只偶有相混的，分立类别；混用量较大，明显不属偶然的，合为一类。”（甄尚灵、张一舟1992：28）实际上，《方式》对整个《蜀语》的音类系统的归纳，都是按这个原则进行的。按照这个方法，在《蜀语》音类与今遂宁话一致的情况下，两者音类划分一致；不一致的情况下，是以《蜀语》的分类为分合的。就是说，《蜀语》音类不能以今遂宁话音类的分合为分合。但《方式》和《分析》二文，因为过于认同《蜀语》与今遂宁话的联系，没有完全地贯彻这个原则。

依上面的原则，在《蜀语》音类有分别，今遂宁话音类相合并的情况下，《蜀语》音类应当是分别的。我们不能因今遂宁话是一个音类，就确定《蜀语》分立的两个音类也是一类。今遂宁话与西南官话成渝片方言（湖广话）一样，古入声字归阳平调，没有独立的入声韵，原入声字的韵母读音与平声韵相合，两类韵成为一类。而《蜀语》音类中，入声韵是独立成类的，入声字与舒声字不相混，两类韵应是不同的。而《方式》和《分析》二文构拟的《蜀语》的韵母，依遂宁话的今韵母的分类，将《蜀语》的韵母也合为一类。

下表中，宋体字为《蜀语》与今遂宁话共有的音，楷体字只《蜀语》有。小五号字为舒声，六号字为入声。括号内的字音为今遂宁话有，《蜀语》所无。本文遂宁音系根据“四川方言音系”（四川方言音

长洲县，原属江苏吴县，后撤并，旧地在今苏州市境内。下文吴门，也在苏州境内。

明末遂宁被张献忠屠城，人口尽失。参看[清]张煌《烬余录》，胡传淮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

《蜀语》韵母表(根据《方式》文第30页表整理)

表 1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撮口呼
	ɿ 子思(痴职)	i 闭移	u 蒲乌	y 遇御
无韵尾	a 巴纳	ia 加鸦	ua 华耍	
	(ə 儿耳)			
	e 扯得	ie 且胁	ue 国或	ye 茄掘
	ɿ 痴职	iu 足速		
	o 莫罗*竿	io 略脚		
元音尾	ai 派宰	iai 械偕	uai 快歪	
	au 报超	iau 苗腰		
	ei 披费		uei 堆威	
	əu 兜搜	iəu 柳宵		
鼻音韵尾	an 坦散	ian 箭焉	uan 船缓	yan 倦怨
	aŋ 朗掌	iaŋ 腔向	uaŋ 壮汪	
	əŋ 恒省	iŋ 丁精		
	oŋ 凤纵	ioŋ 勇		
		in 敏(丁精)		yn 郡训
	ən 分(恒省)		uən 棍諄	

上表据《方式》文。《蜀语》有韵母 40 个。从音类归纳看,《蜀语》声母系统与今遂宁话不一致的地方只有:今遂宁话无-iŋ, -əŋ, -ɿ。不确定-ə 有或无。

相近的方言的差异,韵母系统是最主要的,其次是声母,最次是声调。350 年前的《蜀语》的韵母如此接近今遂宁话,这是令人生疑的。从方法上看,《方式》一文对于《蜀语》韵母系统的构拟,是把现在的湖广话语音当作模版的。而按照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应用多个相近的方言比较,考虑其差异形成的原因,分析其演变规律,来进行构拟。近年来的田野调查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见下文。

二 从南路话资料看《蜀语》韵母系统

扩大观察的范围,把视线放到整个四川地区,我们可以把《蜀语》音系和更多的方言资料相比较。现在的四川方言中,与《蜀语》一样有入声调类的南路话值得我们关注。我们把遂宁话、《蜀语》构拟音和南路话的韵母列为下表,列出相应的《蜀语》音注例字作为比较。为了简明,只列与入声韵有配合关系的无韵尾韵母,略去鼻音韵母和其他元音韵尾的韵母。

以下从《分析》(张一舟 1994:258—260)中选择《蜀语》音注中可代表韵类的例字,为便于印刷,略去生僻字。今遂宁话中无韵尾的韵母,共 13 个,分舒声和入声分列。有-iu、-io、-ue 三个韵无舒声,-y 韵无入声。南路话代表点崇州话来自“四川西南彭州等八区市县方言音系研究”(毕圆 2012)。(入声韵加“?”者,示其与上栏舒声韵雷同)

《蜀语》构拟音和遂宁话、南路话无韵尾韵母比较表

表 2

	《蜀语》部分例字	遂宁话(湖广话)	《蜀语》构拟音	崇州话(南路话)
舒声	巴坝把查厦吓下	-a、-ia	-a、(-ia)	-a、(-ia)
入声	塔腊搭答纳蚌札眨煤阡掐恰鸭甲腴	-a、-ia	-a、(-ia) ?	-æ、(-iaæ)
舒声	划华瓦	-ua	-ua	-ua
入声	麦括刮	-ei、-ua	-ua ?	-æ、-uaæ
舒声	摩朵妥何科火果窝罗懦挫卧搓捻螺	-o	-o	-u、-u/-ə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杨时逢 1984)中的遂宁方言点采自遂宁拦江镇,是四川境内的湘方言移民语音,不能代表遂宁地区的主要方言,故不用。

此韵类有入声字“蟆膊连竿”等,本文作者据以补代表字“竿”。

张一舟“《蜀语》音注材料分析”文,据注音系联和今遂宁话音对比,较《方式》减少“-ia、-iai、er”3 个韵,当为 37 个韵母,《分析》误为 36 个。(语言研究增刊,1994)

入声	博作蠹剥	-o	-o ?	-ə
舒声	——	——	——	——
入声	略爵脚约	-io	-io	-ie
舒声	者扯爹	-e	-e	-ei
入声	格得嘛黑客厄折册彻	-e	-e ?	-æ
舒声	且	-ie	-ie	-i
入声	灭泄别页妾脅	-ie	-ie ?	-ie
舒声	——	——	——	——
入声	國	-ue	-ue	-uæ
舒声	茄	-ye	-ye	-i
入声	掘	-ye/-io	-ye ?	-ie
舒声	迟治痴诗	-ɿ	-ɿ	-ɿ
入声	秩职十	-ɿ	-ɿ ?	-ə
舒声	篦闭屐挤奇避皮你移	-i	-i	-i
入声	息抑潏一積璧的历	-i	-i ?	-ie
舒声	蒲孤牯裤屣如乌初树	-u	-u	-u
入声	蜀骨勃突忽仆祝谷浊笃	-u	-u ?	-ə
舒声	——	——	——	——
入声	速足育	-iu	-iu	-ie
舒声	女御鱼余吕遇玉裕	-y	-y	-y
入声	——	——	——	——

从上表可见,《方式》和《分析》二文中,将《蜀语》分为两类的舒声和入声韵都构拟成相同的韵母。上表“《蜀语》构拟音”栏中标注的带“?”号的入声韵,都是《方式》根据今遂宁话音构拟的。而在入声调独立的今四川南路话中,这些入声韵与上一个舒声韵不仅不同声调,且不同韵母。这提示《蜀语》的入声韵韵母应该是不同于舒声韵的。

三 从新的田野调查资料看《蜀语》韵母系统

我们在近八年来的四川方言调查中,在原来的四川方言入声区(西南官话岷江小片)以外,发现了很多有入声调的方言点。包括四川中部和东北部地区,例如剑阁县金仙镇和白龙镇(杨波、周及徐 2015),射洪县、盐亭县、西充县(张强 2015),南部县伏虎镇(梁皓 2014),阆中市(龙扬洋 2014),巴中市(周岷、周及徐 2016),邻水县(刘慧 2015)等地。这些方言中,入声韵尾已消失,但还保持着入声调和一部分入声韵母的特殊读法。

除以前发表过的方言点以外,列举最近调查的剑阁县金仙镇、南部县伏虎镇和巴中市巴州区,列举湖广话的代表点成都话(何婉 2013)和遂宁话作对比,表中的例字、韵母及次序与本文表 2 同:

湖广话点和保存入声调方言点的韵母比较 表 3

	《蜀语》例字	遂宁话 (湖广话)	成都话 (湖广话)	崇州话 (南路话)	剑阁金仙	南部伏虎	巴中巴州
舒	巴坝把查厦夏吓下	-a、-ia	-a、-ia	-a、(-ia)	-A、-iA	-A、-iA	-A、-iA
入	塔腊纳札眨闸掐鸭甲	-a、-ia	-a、-ia	-æ、(-iæ)	-A、-iA	-A、-iA	-A、-iA
舒	划华瓦	-ua	-ua	-ua	-uA	-ua	-ua
入	括刮	-ua、 -ua	-ue、 -ua	-uæ、 -uæ	-uε、-uA	-uæ、-ua	-ue、 -ua
舒	摩何火罗窝懦挫螺科	-o	-o	-u、 -u/-ə	-u	-o	-o -ɤ
入	博作蠹剥	-o	-o	-ə	-o	-o	-o
舒	——	——	——	——	——	——	——

入	略爵脚约	-io	-io	-ie	-io	-ie	-io
舒	者扯爹	-e	-e	-ei	-ei	-e	-e
入	格得嚇厄折册彻客黑	-e	-e	-æ	-ε	-æ?	-e -A
舒	且	-ie	-ie	-i	-i	-i	-e
入	灭别页 妾 泄胁	-ie	-ie	-ie	-ie	-iæ -ie -i	-ie
舒	——	——	——	——	——	——	——
入	國	-ue	-ue	-uæ	-uε	-uæ	-uA
舒	茄	-ye	-ie	-i	-i	-i	-ie
入	掘	-ye/-io	-ye/-io	-ie	-y	-ie	-y
舒	迟治痴诗	-ɿ	-ɿ	-ɿ	-ɿ	-ɿ	-ɿ
入	秩 职 十	-ɿ	-ɿ	-ə	-ɿ	-ɿ -æ -ε?	-ɿ
舒	篋屈挤奇避皮你移	-i	-i	-i	-i	-i	-i
入	息抑湮一積璧的历	-i	-i / -ie	-ie	-i	-i	-ie
舒	蒲孤牯裤岸如乌初树	-u	-u	-u	-u	-u	-u
入	蜀骨勃突忽仆祝谷浊笃	-u	-u	-ə	-o / -u	-o	-u
舒	——	——	——	——	——	——	——
入	速足育	-iu	-io	-ie	-u、-iu、 -ie	-ie	-io
舒	女御鱼余吕遇玉裕	-y	-y	-y	-u	-iu	-y
入	——	——	——	——	——	——	——

上表中的方言，以成都话、遂宁话为一组（湖广话），以崇州话（南路话）、金仙话和伏虎话为一组。其中明显的不同是，在成都话和遂宁话中一些相同的韵母，在南路话与金仙话、伏虎话中是不同的。例如：南路话与金仙话、伏虎话麻三精见组字读-i，咸山摄入声三四等字读-ie；而遂宁话、成都话这些字都读-ie（上表第 11~12 行）。又例如，南路话与金仙话、伏虎话麻三知系字读-ei，深臻曾梗摄一二三等入声字读-æ / -ε/-æ?，而这些字在遂宁话、成都话中都读-e（上表第 9~10 行）。又例如，南路话与金仙话、伏虎话遇摄一等字读-u，臻通摄入声字读-o，而这两者在遂宁话、成都话中都读-u（上表倒第 5~6 行）。

这些语音现象实际上都是南路话音系与湖广话音系相区别的特征（周及徐 2012）。因此新发现的金仙、伏虎等方言具有南路话的音系特点。而南路音系中这些有区别的韵，在《蜀语》中正好都属于不同的韵类，不同于湖广话是混而不分的。表中的巴州话则是韵母被湖广话同化的南路话方言，它在声调、声母上仍保持着南路话的特点（见下文）。

四 从新的田野调查资料看《蜀语》声母系统

根据《方式》（甄尚灵、张一舟 1992），《蜀语》声母 20 个，如下表。（注：宋体字为《蜀语》与遂宁话共有，楷体字只《蜀语》有。括号内的字音只为遂宁话有。）

《蜀语》与遂宁话声母表

表 4

		唇音	龈音	卷舌音（蜀语）	腭音（遂宁）	软腭音
塞音	不送气	p 巴兵	t 兜党			k 鸠古国
	送气	p ^h 皮蓬	t ^h 听同			k ^h 虔科客
塞擦音	不送气		ts 煎纵	ts̺ 庄闸	（t̺ 鸠煎）	
	送气		ts ^h 瞧村	ts̺ ^h 痴彻	（t̺ ^h 虔瞧）	
鼻音		m 毛梦	n 年暖		（n 年）	ŋ 庵厄
边音			l 蛄沥			
擦音	清	f 分风	s 息斯	ʃ 审蜀	（ç 息胁）	x 胁狠
	浊		（z 如襁）	z̺ 如襁		
零声母		0 倭印				

归纳起来，《蜀语》声母系统与今遂宁话不一致的地方有五：

- (1)《蜀语》有卷舌声母 $t\zeta$ -、 $t\zeta^h$ -、 ζ -，遂宁话无；
- (2)《蜀语》无龈腭音（舌面前音） $t\epsilon$ -、 $t\epsilon^h$ -、 ϵ -，遂宁话有；
- (3)《蜀语》古精见组声母细音不腭化（分尖团音），遂宁话两者相混；
- (4)《蜀语》 x -（古晓匣母）与 f -（古非组）分立，遂宁话 $x \rightarrow f/_u$ -。
- (5)《蜀语》鼻音声母 n -与边音 l -对立（已有混读迹象），遂宁话不对立；

上述第 4 条遂宁话的语音特征是《蜀语》所没有的：《蜀语》与今遂宁话中， f -与 x -虽然都是两类声母，但是在《蜀语》音注中“ 辟音户；划音华；環作上声，音缓 ”， x -在合口韵前仍然读 x -；而在今遂宁话中， xu - 读为 f -。如：胡 = 扶，音 fu_2 ；黄 = 房，音 $fang_2$ 。这是湘方言所有的语音特点，明显是清代湖广移民带来的。至于第 5 个特征，在《蜀语》中已有混读，例《蜀语》：“ 攢音朗（93）”，“ [𢆶 羸]，朗佐切，音螺去声，读若儒（518）。” 所以这一特征不确定。所以，在上述前 4 个声母特点上，《蜀语》与今遂宁话（湖广话）有明显的差别。

下面我们列举崇州话、金仙话、巴州话声母与《蜀语》和遂宁话比较。（表中，“+”表示声母与表头相同，“（音标）”则表示表头音对应于该音。）

《蜀语》、遂宁话和崇州、金仙、巴州话的声母与比较 表 5

声母	洪细	《蜀语》	遂宁话	崇州话	金仙话	巴州话
p		+	+	+	+	+
p^h		+	+	+	+	+
m		+	+	+	+	+
f		+	+	+	+	+
t		+	+	+	+	+
t^h		+	+	+	+	+
l		+	n	+	+	+
n	洪	+	+	l	l	l
	细	+	+	n	n	n
ts	洪	+	+	+	+	+
	细	+	$t\epsilon$	$t\epsilon$	+	$t\zeta$
ts^h	洪	+	+	+	+	+
	细	+	$t\epsilon^h$	$t\epsilon^h$	+	$t\zeta^h$
s	洪	+	+	+	+	+
	细	+	ζ	ζ	+	$\int$
$t\zeta$		+	ts	ts	+	+
$t\zeta^h$		+	ts^h	ts^h	+	+
ζ		+	s	s	+	+
z		+	z	z	+	+
k	洪	+	+	+	+	+
	细	+	$t\epsilon$	$t\epsilon$	$t\epsilon$	$t\epsilon$
k^h	洪	+	+	+	+	+
	细	+	$t\epsilon^h$	$t\epsilon^h$	$t\epsilon^h/c^h$	$t\epsilon^h$
x	洪	+	+	+	+	+
	细	+	ζ	ζ	ζ/ζ	ζ
η	洪	+	+	+	+	+
	细	+	n	n	n	n
0		+	+	+	+	+

表中，与《蜀语》声母系统最为接近的，是金仙话和巴州话。在金仙话中，除了精组细音字读 Ts -，知系字读卷舌音外，还有部分见系细音字读为 c^h/ζ -，接近于舌面后音，没有腭化，例如：“ c^h - 溪启起奇”，“ ζ - 希喜休吸”。金仙话的声母系统是与《蜀语》最相似的。巴州话也仍然分尖团、分平翘。遂宁话则和其他湖广话一样，拥有一套不分尖团、不分平翘、精见组字细音腭化的简明的声母系统。崇州话（今南路话）的精见组细音字腭化、卷舌音变为舌尖前音，与《蜀语》有差别，应是湖广话声母特征

有一部分四川南路话还在入声字的 $-l$ 韵母保留卷舌声母，如彭州话、都江堰河东话和成都苏坡桥话等。（参见毕圆 2012，周颖异 2014）

横向传递的影响。

五 结语

《蜀语》与遂宁话的差别，或就更大的范围说，《蜀语》与湖广话的差别，是语音逐步演化形成的还是方言替换形成的？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遂宁话的语音系统，没有入声调，不分尖团，不分平翘舌音，是四川地区方言比较普遍的类型，包括了四川和重庆湖广话的广大区域。所以从《蜀语》归纳出来的声母系统竟然与遂宁话有这样大的差别，使人意外。今天四川的主要城市成都、绵阳、德阳、南充、达州以及重庆市的音系，都不似《蜀语》。于是我们把这种差别理解为逐渐演变形成的：卷舌音 t_{ξ} -、 t_{ξ}^h -、 ξ - 渐变为龈音 ts -、 tsh -、 s -，K-组与 T_{ξ} -组声母与细音相拼时逐渐腭化，再加上入声调混入阳平。这可由语音演变来解释，在汉语方言中也是常见现象（至于《蜀语》韵母的不同，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由于成都、重庆这样的地区中心城市也是这样的语音，地区通用语的强大影响，也使我们相信成渝地区的湖广话是当地方言一贯的主流。形成这种认识还有一个语言学之外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发生的战乱和它的破坏程度认识不足，想不到战乱和屠杀给四川地区造成的人口空虚到了语言也被替换的地步。近年来，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的重新梳理和认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这一段历史的重新评估，才给了我们新的启示。这也是受益于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转变认识的最关键的因素是田野调查得到的新资料，这些资料把我们的思路彻底地扭转了：四川中东部的湖广话和四川西南部的南路话的差别不是继承关系，而是不同的历史层次。四川中东部包括遂宁话在内的分布广泛的湖广话是明清移民带来的，岷江以西以南的南路话是元代以前四川方言的存留。这一认识，主要从方言地区分布、韵母系统和声调系统方面来论证的。那么四川中部、东部、北部的原本地方言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就全都是湖广话了？接踵而来的剑阁金仙镇、南部县伏虎镇以及巴中市的调查资料告诉我们，入声独立，分尖团、分平翘、甚至见系细音字不腭化，这些《蜀语》记录的语音特征，都仍然在这些地方保存着。这些在今天四川湖广话区域中存在着的南路话方言岛，在证明着整个四川地区在 400 年前曾是古代南路话的天下，也证明了《蜀语》记录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些方言点处在山区，交通不便，远离中心城市，比较封闭，战乱波及较小，因此古老的方言特征得以更多地保留下来。它们是现存方言中与《蜀语》音系最相近的方言，它们以自己的音系特征证明了自己与《蜀语》的亲缘关系，证明了它们存在于四川当地悠久的历史。

这很让人感慨。欧洲人根据现在的欧洲各方言（或语言）构拟了古印欧语，但是多数没有文献证明，因为缺少古文献，所以就推测它是那样，再加上个星号表示。只有拉丁语族的语言，用古文献证明了拉丁语的历史构拟，证明了历史语言学方法的力量。在中国的语言学，要这样做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缺少古文献的印证，汉字文献基本不显现方言语音。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了，那就是：《蜀语》记录的语音是四川古代方言，我们可依据现存的南路话各方言构拟四川明代的汉语方言，再用《蜀语》检验。我们预计，那应该是很接近的。

参考文献：

- 毕圆 2012 四川西南彭州等八区市县方言音系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何婉 2013 《成都话音系词汇调查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梁皓 2014 四川南部县伏虎镇语音系统，《语言历史论丛》第七辑，巴蜀书社。
刘慧 2015 四川广安等五县市方言音系调查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龙扬洋 2014 阆中方言语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方言音系编写组 1960 四川方言音系，《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唐文静 2014 “蜀难叙略”校注（二），《语言历史论丛》第七辑，巴蜀书社。
肖俊、殷科 2013 “蜀难叙略”校注（一），《语言历史论丛》第六辑，巴蜀书社。

参见“蜀难纪实校注”、“蜀难叙略校注”等文（《语言历史论丛》2012、2013）。

杨波、周及徐 2015 剑阁县金仙镇方言音系，《语言历史论丛》第八辑，巴蜀书社。
张强 2015 四川盐亭射洪西充方言岛，《语言历史论丛》第八辑，巴蜀书社。
张一舟 1994 《蜀语》音注材料分析，语言研究增刊。
甄尚灵、张一舟 1992 《蜀语》词语的记录方式，《方言》第一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1987 《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公司。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
中心 2012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汉语方言卷，商务印书馆。
周及徐 2012 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语言研究》第3期。
周及徐 2013 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语言研究》第1期；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
言文字学》第5期。
周岷、周及徐 2016 田野调查的新发现——四川巴州话，保存入声的方言（待发表）。
周颖异、周及徐 2013 成都苏坡桥话音系及其在成都地区方言史上的意义，《语言历史论丛》第六辑，
巴蜀书社。

The Phonetic Systems of Shuyu (蜀语) and Present Nanlu Dialect (南路话) in Sichuan :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ncient Documents on Dialects and Present Field Wor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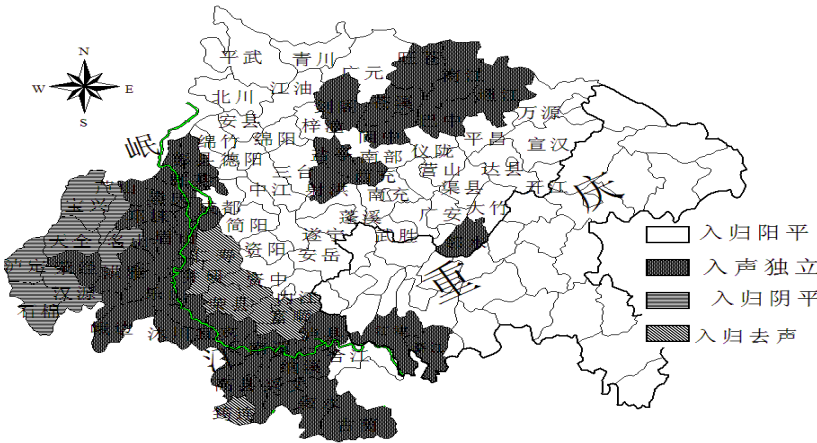
ZHOU Ji-xu and ZHOU M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China)

Abstract: *Shuyu* (蜀语) is the transcript of Sichuan dialect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Many people take it as the transcript of the phonetic system for Huguang dialect (湖广话) spoken in Sichuan. It is not true. By expanding the scale of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phonetic systems, along with the material gathered by field works, it can be proved that *Shuyu* (蜀语) and present Nanlu dialect (南路话) in Sichuan are related.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1644-1911), Nanlu dialect (南路话) was always the offspring of *Shuyu* (蜀语); and it is the ancient form of Sichuan dialect. Huguang dialect (南路话), the main dialect spoken in present Chengdu and Chongqing, was brought by immigrant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it is the new form of Sichuan dialect.

Key words: *Shuyu* (蜀语); Sichuan dialect; Nanlu dialect (南路话); Huguang dialect (湖广话)

附：四川东北部方言分布图



入声独立的方言分布于川东北部山区的一些县乡镇，与岷江沿岸的南路话片遥相呼应。入归阳平的湖广话形成“V”字区域，正是入川通道。该图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周岷绘制。